



一群麋鹿在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活动。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扎根三江源 守护可可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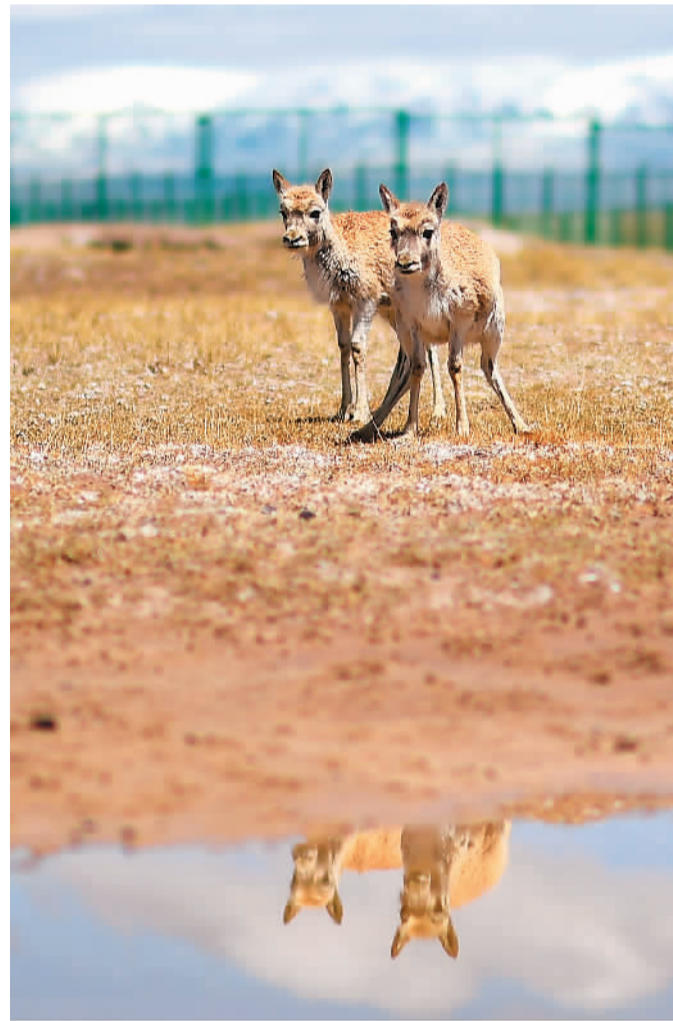
吴玉敏

坐在飞驰的车里，我窗外遍布涓涓细流的广袤草原、成群结队的藏野驴藏牦牛、悠闲漫步的黑颈鹤、趣味横生的旱獭打架等画面吸引得目不暇接，切身感受着三江源核心区可可西里等地生态环境良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场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为保护野生动物藏羚羊而牺牲的优秀干部——杰桑·索南达杰。一转眼，他已经离开我们快30年了。

索南达杰是“以生命保护生命”的无畏先行者，他的家乡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位于青藏高原中部，因地处长江源头而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县。索南达杰出生和工作的索加乡地处著名的可可西里，这里有以金矿盐矿等为代表的丰富矿产资源，亦有遍布整个区域的以藏羚羊为标识的野生动物宝藏。

源于此，曾几何时，那些利欲熏心者疯狂盗取资源、毁坏环境，索南达杰不禁感叹：“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对此，他喊出了令人震撼的宣言：“迎接我们的是号称‘生命禁区’的可可西里以及横行在这片土地上的各种邪恶势力，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需要我们具备的是吃苦耐劳、开拓创新、敢于奉献的精神，有可能要我们以我们的生命作抵偿。”

在一次与盗猎分子的斗争中，索南达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的牺牲唤醒了当地百姓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翻开了可可西里保护的崭新一页。



“保护和利用好自然资源，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索南达杰1988年就写在《工作汇报》手稿中的自觉认识。他推动成立了可可西里林业派出所和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一本《濒危物种名录》总是装在他的兜里。

20世纪90年代初，索南达杰向当地县政府申请成立可可西里环境保护机构。1991年，他又提交了《关于管理和开发可可西里的报告》。1992年7月，治多县西部工委成立，由索南达杰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之后，索南达杰向玉树州委州政府提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具体建议，紧接着又成立了“高山草场保护办公室”，并对可可西里地区的矿产保护作出相应规划。

“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这是索南达杰立下的铮铮誓言。他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索南达杰以敢为天下先的行动，不仅谱写了一曲保护生命、保护环境的伟大乐章，更为当地人保护生态环境立下了一个示范标杆，感召着许多人投身环保事业，让可可西里的生态保护有了新面貌。

1994年3月，索南达杰牺牲后两个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以及行动方案；1995年10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此后又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9月，可可西里第一个以索南达杰名字命名的自然保护区建成使用；2017年，青海可可西里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现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索南达杰的壮举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生态环境的守护者，他们前赴后继奔赴壮美的三江源地区，通过大量而持续的工作，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从曾经不足2万只已恢复到了如今的10万只。越来越多的人以执着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可可西里这片野生动物的家园、乐园。

可可西里已重归昔日的宁静、祥和与美好。在索南达杰志我利他的精神发扬光大中，以可可西里为代表的广大三江源地区正在成为一方生态净土，青藏高原生态高地建设正在取得显著成效。

上图：在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索南达杰保护站，两只藏羚羊在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活动。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重返3000多年前祖居地—— 麋鹿给人类的一封信

刘子华

亲爱的人类朋友：

你们好！
睽违日久，拳拳殊殷。

我叫麋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写信之时正徜徉在洞庭湖湿地。我的祖先3000多年前就生活在这里，后来因种种原因一度面临濒危。

截至今年，我们重返洞庭湖区已有20多年。幸运的是，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和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我们的家族规模正在慢慢恢复。

这些年，各大新闻媒体上经常出现我们的身影，作为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野生麋鹿，我们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人们在惊奇之余，纷纷打听我们的前世今生。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家族虽属鹿科，但高贵典雅，世上稀有——头像马、角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因此，人类叫我们“四不像”。3000多年前，我的祖先就生活在长江中下游沼泽地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至汉朝末年，祖先变成了稀有物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北掠圆明园，南抢皇家猎苑，将中国当时仅剩的麋鹿抢劫一空。

可我们的根在中国啊，几千年的血脉传承不能断。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们召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别再四处漂泊。1956年起，我的祖先远渡重洋，终于返回了心心念念的故乡，后来，它们又到了江苏大丰保护区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它们回家后很快适应了环境，许多人为它们的繁衍生息作出了很多努力，所以它们个个身体强壮，家族兴旺。

1993年和1994年，我的父辈分两批从北京南海子迁徙到湖北石首天鹅洲自然保护区。天鹅洲是长江中的一座岛，这里气候适宜，环境优美，很适合安居。父辈们重新回到了祖居地，也算是真正回了家。

也许是我们的血脉里传承了不屈不挠、敢闯敢为的基因，我们这辈决心去闯荡外面的世界。

1998年2月上旬的一天，我们11个小伙伴相约横渡长江，到江南岸去逛一逛。

湖北石首天鹅洲自然保护区南面紧邻长江，北面 and 东面为长江故道所环绕，西面是防洪大坝。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保护区南面越过长江就是石首，石首与湖南华容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从石首长江段到达华容万庚、胜峰等乡镇，只有区区30多公里。我们个个都是游泳健将，“逃”出保护区，横渡长江进入华容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时值冬季，长江瘦了，江面窄的地方，仅有丰水期的三分之一。那天晚上9点左右，月明星稀，天气寒冷，我们相聚一起，相互鼓励。一位带头大哥选准位置后，第一个跳下冰冷的长江，我们紧随其后，奋力向对岸游去。

我们十分顺利地到达了长江南岸，然后一路向南挺进。2月11日上午10时许，我们的队伍来到华容县终南乡廖兰村10组，我们饥肠辘辘，在地里偷吃油菜叶，“不幸”被当地村民发现。村民们根本没见我们，也不认识我们，对我们的贸然造访充满敌意。

幸运的是，华容县的县长知道我们的危险处境后，亲自赶到现场，发布命令，要求认真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受到一点点伤害。



有了护身符，我们一路南下，畅通无阻，终于来到了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来到了祖先居住过的故里。

洞庭湖区既是我们的祖居地，更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天堂，这里丰富的植物资源为我们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我们几个小伙伴闯洞庭，从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间，在洞庭湖区生儿育女，创建了两个大本营，以红旗湖种群和注滋口种群为主体，数量已增加到60头左右，成为了自然野化的种群。

我们虽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我们天生好动，经常制造“麻烦”。只要洞庭湖出现大水，我们就会被水逼上岸，四处奔走，啃食、踩踏庄稼和农户的蔬菜等。现在野生动物保护学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能轰赶、捕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胡作非为”，由此

造成的损失由当地政府负责赔偿。为了减轻当地财政负担，政府已将这项费用纳入农业保险。华容县林业局已建立长效机制，只要洪水季节我们上岸，就召开专题会议，散发宣传单，沿湖每一个村民小组确定一名联系人，建立信息网络。如果发现我们的小伙伴，就安排专人跟踪。总之，该做的工作都会尽心尽力做好，决不容许我们受一点点伤害。

话虽这样说，我们还是经常发生受困、受伤的情况，需要救助。在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支持下，湖南岳阳成立了东洞庭湖麋鹿保护协会。协会成员由研究麋鹿的博士、专家、一线巡护人员、爱心企业家和大学生志愿者组成，目前已有会员50多人。会员入会自愿，参加活动没有报酬，只有付出。保护区领导觉得仅仅成立保护协会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救助我们的问题，于是与麋鹿保护协会

联合行动，报岳阳市政府及湖南省林业厅批准，建立了东洞庭湖麋鹿和鸟类救治避难中心，由麋鹿保护协会管理。至今，不少麋鹿在这里得到救助。

这个救治避难中心有我们一位靓女，她叫点点，驰名海内外。点点刚出生就与母亲失联，获救助后，生活在丁字堤野生动物救助站，是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头人工饲养的麋鹿。

后来，点点从丁字堤野生动物救助站转移到了这里，并遇到了如意郎君“犇犇”。2018年3月，点点顺利产下了一只雌性幼崽。点点当上妈妈非同小可，标志着东洞庭湖野生麋鹿救助计划的成功。消息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后，吸引了全世界关爱动物者的目光。各路媒体记者纷纷前来采访报道，点点成为了我们“鹿界”耀眼的大明星。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宋玉成博士最清楚我们的“家底”，迄今为止，点点已经生育了3个孩子。点点的第二个孩子已经放归“长江孤岛”小集成坑，在那里生活得非常幸福。整个洞庭湖区“鹿丁兴旺”，现有麋鹿200多头。

我们在洞庭湖区生活得很幸福，历史文化名城岳阳市倾力打造3张新名片：候鸟的欢歌、江豚的微笑、麋鹿的倩影。我们很荣幸地成为了一张驰名中外的名片，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洞庭湖跟我们“约会”，感觉真棒啊！

《诗经·小雅·鹿鸣》中写道：“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八百里洞庭植物丰盛，当地人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与我们和谐共处，这里已然成为了我们的天堂。

谢谢你们保护和关照，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好朋友！

麋鹿

2023年秋

上图：在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王传军观鸟远望的麋鹿。

下图：江苏东台条子泥湿地，野生麋鹿在湿地栖息、觅食。

孙家录摄（人民图片）

